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絛音駮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未火傷其母故木與火相摩則於木因動而發云火生於木禍發必見是也即然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見是也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二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陳不得成心若縣音玄於天地之間慰音沉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債音然而道盡

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於心而志生火無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於世故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

南華真經副墨

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焚者煎熱之義月固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熱燥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者債衰之義熱燥於是乎有債然而神與之俱盡矣欲與上連爲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益欲人靜消心火自處恬淡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音栗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三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音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音古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音上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音不如早索音反我於枯魚之肆

二二四五

生事蕭跡窮途伏友仁者當處之乃復
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
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
常與指水而言波既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子平五十犗音以為餌

躡音乎會反稽投竿東海且旦而釣期

基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鎔音沒

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整

俾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脂音

之有制音何以東蒼梧以北莫不歷若魚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四

已而後世輕音才諛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音揭反其列竿累反追趨灌漑守音鯢反五兮音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音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

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
者必有大成述巨鰲大黑繩也糖錠津也
離剖之也乾肉曰腊制讀曰制服飽候也
輕才小也魚音令縣音田中灌音水之
段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揚文之士多宜

熟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臧音傳曰東方作樂事

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音口中有珠詩固

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生不布施音

亦何含珠為接其鬚髮音其顛音儒以金椎

直音控反若江其順徐別音其顛音無傷

口中珠

此段截割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割腐古人

為事者至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五

所言即陳人所舍之珠也小儒者人儒之

弟子自音上語下口音瞻言大儒者小儒而語

之曰東方作樂相與音若何事即暗指

發塚之事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音中有

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音生不布施何含珠言人

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後猶秘其金珠以為

與計議音取珠之法音若此以下云云扣

旁曰音順音旁曰音順音旁曰音順音旁曰音順音

謂之盜儒乎哉此段寓言意亦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倮而後耳視若營四

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

來仲尼至曰丘去音上汝躬矜與汝容知音其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音符不忍一世之傷而

驚音改萬世之患抑固窶其矩邪音耶亡其略

有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

去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音餘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六

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與友無非傷

也動無非邪如也聖人躊躇音躊躇音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倮背微倮也後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萬目而憂當世之患也於於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

南華真經副墨

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思至

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

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

而坐至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

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

其譽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

不譽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

憎愛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

知人之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

一其心之民而不知動也皆曰吾將鼓舞

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

功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七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為音聲清江使音聲河伯北所漁者余

且音趨豫得予元君覺音教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音平

余且會朝音潮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圖音元五尺君曰獻若

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
 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左端
 而無遺策音仲尼曰神龜能見音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去聲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

阿門曲側之門幸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
 使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
 以求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
 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蓋聞於數也神知報於有生之前數定於
 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
 其於數矣
 雖有至知去聲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
 鵠音提去上聲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

雖有至知亦須舉樂群策而後為謀况藏
 蓋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者機變人
 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鵜
 鵠所食幾何魚友畏之者何網魚情而鵜
 鵠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
 順應而已故夫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

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
 自賢其亦未聞通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上聲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
 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符音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耳然則則音足而蹙音之致黃泉
 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為用亦明矣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九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率性墜則塵塵
 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談者
 無窮而人之所用則非步彼天也亦大矣人之用
 謂其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
 天地者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
 衆尚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
 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
 更有多若以地為無用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
 知此則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則何而無用
 前云是也踐時其用所得非天下之大用乎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音符流遁之志決絕之行音

其非至知去聲厚德之任與平聲覆隆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
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猗虛豈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憚順
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

遊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
黎所謂持安得入省中願太子語刺世網昌
雖與之遊安得入省中願太子語刺世網昌
私欲之遊安得入省中願太子語刺世網昌
德之所注常人不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厚
顧火之遊安得入省中願太子語刺世網昌
馳而遊者希不顧家若也夫墮物者誰不反
者是人而後是真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
為功於世則戀功名不遇富貴則貪富貴
遇功於世則戀功名不遇富貴則貪富貴
而之榮一則相與以君臣極其際遇而
易世之後無以相與也直等耳貴已而賤
人先已而後何者為貴哉以故至人之行
不留於此而後學等為尊古而卑今大有
下而不與焉又學等為尊古而卑今大有

南華真經副卷

也。古。今。之。遊。波。耳。上。翅。錦。韋。下。及。今。世。前。浪。
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
今。得。乎。至。知。之。人。達。觀。若。此。是。以。迷。於。世。
而。不。得。其。行。順。於。人。而。不。失。乎。已。直。將。乾。
坤。之。界。解。其。紛。和。其。光。今。且。莫。逝。為。流。浪。挫。
其。鏡。解。其。紛。和。其。光。今。且。莫。逝。為。流。浪。挫。
彼。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
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
先。王。之。所。謂。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非。遊。於。
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
德。也。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一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舌。徹。為。口。徹。
為。甘。心。徹。為。知。下。同。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
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音。蹠。女。跖。則。眾。害。
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
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竅。其。
大。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
奪。於。香。則。不。顫。口。噤。於。味。則。不。甘。心。起。於。
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
天。根。所。起。之。六。塵。必。須。徹。而。淨。之。然。後。能。
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一。處。徹。則。
須。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
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
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跖。跖。

二二四九

則衆害生之跡足陷泥淖之迹也言人之
虛靈既爲物所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
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
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
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感其不盛非天之
罪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
竇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聰有
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室之有
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竇乃光明野蔽
而不可見耳此段文頗艱澁難解然以意逆
之理當如此

胞有重平聲閨暗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
勃案發音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二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此言虛之爲用胞人身胥膜也重間空曠
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
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爲游衍
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
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
則婦姑勃谿怒爭也餓亦空意以兄人
心而無天游則六鑿靡奪終無寧已六鑿
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爲六賊所攘
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
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爲善謂
其少得以自憇耳所以學道之人常須靜
養清淨經云入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好
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
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不生六欲消滅虛

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莫向
靈臺留一物物在中心神不清耗散真精
損筋骨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脩真之訣無出乎此亦足
以相發
明矣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音知去聲出乎

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
 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
 白也故溢謀稽於諛諛者急義御下弦急
 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
 爭彼此爭勝故人各用知柴生乎守守即
 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也 十三

而與物爲便官事果乎衆宜果結果也又
核實也衆宜謂衆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七鎚乃豆反於昇平
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一

日時謂以時日而兩有兩有陽與久陰者
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
於是乎農人始備鋤鑿之器草木之到植
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孽
芽於種發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
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
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
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
同類易施功者亦畧可識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疑音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誠猶云翦滅翦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故曰皆誠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以安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也非佚者之無所也雖然若無逸之務居於靜老而皆滅滅亦遲矣佚人則不待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四

老而先証於滅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賊音天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之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子之事賢人不問可知又可知矣賊與駭同謂改百姓之觀也

也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則愈失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脩飾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以善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徒河聞之帥弟子而踐音於於窾音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音附附河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五

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踐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備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

筌七全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筌也蹄兔也也在道則為言說之餘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

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筌蹄。得是人而與之言。無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詞。戮外亦憂幸。利害相摩。生火實多。甚憂兩陷。以焚其和。任公釣魚。莊生活鮒。大器晚成。而友弗顧。東方作矣。去汝躬矜。與汝容知。竊此含珠。躊躇興事。知有所困。非譽則忘。至言無用。畫地以趨。神龜不剖。順而不失。心有天淵。游而不知。道不欲壅。春雨日時。六鑿不入。持此生息。而然莫知。凡彼有知。病以靜補。勞者務之。草木生之。病以靜補。勞者務之。老因滅休。病以靜補。勞者務之。

外物廿六

南華經卷七

十六

非佚之所。神不謀聖。聖不問賢。小人所合。君子耻焉。演門善毀。由光繫身。慕名者累。胡死而踐。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安得斯人。吾與之言。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

父譽聲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

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

是為耆艾反五蓋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

年耆者是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一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因以曼萬音衍反戰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

不然惡乎同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
種上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中
寓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重言者十七重
物之以譽相論謂彼親父不能為子嫌往者
父之譽而信不非其父者之譽也則我之
信其父而信不非其父者之譽也則我之
而論其父而信不非其父者之譽也則我之
也又信其父而信不非其父者之譽也則我之
已異同則是之情直我之喜其與已同是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二

卒莫有定故吾者止之重言十七所
以聞言也重言者止之重言十七所
有聞言也重言者止之重言十七所
而經緯本末曰漫無所先者徒以年
也年本先而曰漫無所先者徒以年
之也年本先而曰漫無所先者徒以年
古詩所謂陳人陳亦先者徒以年
者詩所謂陳人陳亦先者徒以年
謔浪笑之爭理本非齊之而人曼世
以消是乎非齊之而人曼世
見於復以言齊之而人曼世
而吾之不言齊之而人曼世
之自所不齊之而人曼世
原非其口故不若不言也故曰終身
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故曰終身
論言未

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者無心
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也雖未嘗言夫是非同與之辨則實未嘗
天也雖未嘗言夫是非同與之辨則實未嘗
乎然乎然於我不可然也與之辨則實未嘗
於我然乎然於我不可然也與之辨則實未嘗
有不我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復如是
不我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復如是
不我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復如是
然之理則見物主論齊矣何者無物復如是
而順之則見物主論齊矣何者無物復如是
自謂定論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物種有萬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始以氣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三

而始生終而散而和均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聚而生始生終而散而和均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所出和是謂已和均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最上情得而和均天倪則終身言之謂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去夫音受
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

其所不適

萬年叫萬

南華經卷七

六

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遡
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如是則其始也亦
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
汝果以爲然乎以爲然則惡乎其適惡
乎其所不適而生欣戚於
其中耶適者快適之意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音烏乎求之莫知其
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
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音耶
同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言天則有曆數矣地則有人據矣吾惡乎求之曆

南華真經副墨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七

數謂日月星辰之數耳石巫氏之書是也
人據謂攝人耳目聞見之所及者禹貢圖
經地理之類是也夫天地文理必有終而
然則其故求之又不盡然夫理必有始終
今則莫知其所以終莫知其終則必有始
相生者以主乎其間若其何則無命耶而
邇之無始則莫知其始全無則不見其端
又烏得而謂之有者所以遣去執有之病
不得謂之有者所以遣去執有之病造化
之妙有屈伸鬼神乃氣機之屈伸往來
者故曰有以相應若之何其無鬼然而未
必盡然如善者未必福惡者未必禍仁者
不盡壽暴者不盡夭又似無以相應者若
之何其有鬼耶造化之妙其不可知者若
此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信其
有而不敢蔑其無又知其無而不敢執其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七

二一五五

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一段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火日
猶云末論言我之俯仰止皆有蛇而
之與不相聯屬而實非耳則與蛇之
則也又不知其所以甲與蛇之相肖又
也與形其離其合亦自無時火與日
火也則聚而有之彼形也非吾所以
者耶然彼之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
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
而况主彼有之不能自主必有所以
所待乎彼來則我動則我與之俱健
與之而俱往彼健動則我與之俱健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八

簡造化又是自然而然人不知其所以
然者又何有以問乎三彼字即齊物論中
非彼無我之疑則景正欲求得所以之
問之有乎蓋問兩景正欲求得所以之
故而景答之如此則信乎可以無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

音

老聃西遊於秦邀反古堯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

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

進盥

音

漱反

又

巾櫛

反

脫屣

音

戶外

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

音同

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

音肝肝音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楚反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煬羊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唯唯者避而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

人將自藏而去之太白白二句見道德經若

耻而不自藏之義太白白二句見道德經若

去其矜持深自味晦忘形混世歸來而舍

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

寓言廿七

南華經卷七

九

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

亂詞解紛正是此意方壺外史篇卒復為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和以天倪

不而言而齊情懸釜鐘勤志服化

夫及此大妙何生與年造鬼命有無

彼強陽者夫汝唯肝

盛德不足夫汝唯肝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無字集俗者也

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着眼處只在語意皆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以曲解于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非讓王比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甫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一

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音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去聲下同皮毛夏日夜葛絺音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去聲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音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二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音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動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

已矣舜讓數條音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升人無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竄入者大音王音亶音上父音甫居音邠音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轡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音大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三

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却甚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人人然有用處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素羔}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

搜援^音綏登車仰天而呼^{去聲}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音我乎王子搜非惡^{去聲}下同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碧反}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四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據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

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傷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信聞之而稱善也

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上牛魯君之使下同聲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聲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聲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旋音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五

顏闔者真惡聲去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救推直側雅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為之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

南華真經副墨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聲者輕也夫音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以者之差不審哉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六

君無乃為不好去聲士乎鄭子陽即令平聲官遣去聲之粟子列子見使去聲者再拜而辭使下同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音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音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音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夫而殺子陽

二二五九

有奸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走而從於昭王昭王

反國將賞從去聲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上聲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七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

得見今臣之知去聲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去聲而避寇非故隨大

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

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

處上聲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去聲我延之以

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音三旌之位吾知其

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

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侵吾君者哉
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
不受也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反疾私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樞居諸而甕牖音二室褐寒入以

為塞音入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甘去聲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八

憲華音冠音緼音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

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音希世而行比音

周而友學以為音人教以為音已仁義之隱

也吐得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蓬傭破甕為罍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

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

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學問不
真實處仁義之惡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
也

曾子居衛溫上袍無表顏色腫噲音快手足

胼田反胼反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

冠而纓絕提衿而肘反見音現納屨而踵決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矣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九

溫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
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提衿而肘
見言袖之短也納屨而踵決見履之敝也
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
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
其志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
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
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
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飢之然粥之六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絀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

樂音洛也回不願仕孔子愀反然變容曰善

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去聲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忤音昨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

之得也

丘之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

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去聲乎不能自勝而強

上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魏牟萬乘上聲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

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
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
生蓋知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
而公子牟身居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

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則虛靜恬淡寂寞
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
冥無爲乃本然之性也所以學道之人務
着其事氣質之性是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
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
後吾之真性始得自清靜之中不勝憂
維不能以勝欲之在自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
既不能以勝欲之在自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
之從是謂重欲已自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
有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得長
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
道比之韋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
愈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
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一

反素感 顏色甚備反皮拜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

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反吐回琴喟苦位然而歎曰由與賜細

人也召而來吾語去聲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

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
窮於道臨難去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後也陳蔡之隘既於
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圪訖
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下音洛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二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伯得乎丘

首

藜藿不糝絀菜而無米也籍謂糝糝夫子

之貌然孤高之貌反琴優鼓琴也圪訖語如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誰能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去漫武諫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音零之淵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氣入不若是而已猶言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音務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三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音去聲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音水而死

湯又讓瞽光曰知音去聲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音去聲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着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音上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四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音去聲而無求焉音洛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適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音去聲以說音悅眾殺伐以要音平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

聞周德衰其並音乎周以金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三子止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理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心於數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我歸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

讓王廿八

南華經卷七

十五

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事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見言不幸人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上則用謀而下則用是已上謀而下貨謂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揚行以說衆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專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而讀曰傍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汚也苟不可得已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不顧此孤高亢戾之行以激於世直以義不士之甚詞既曰來哉馬得長純此直老而死耳此段文亦可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無字集

盜跖篇譏海列聖嚴劇夫子蓋效聖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繩以大道之自然有至理古德効佛罵祖為報深恩所冀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僇乎子故表而出之使魚目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之石盜跖從去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

諸侯穴室樞反朱戶穴室謂穿人之戶樞反謂啓人之戶樞安有橫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一

行大盜而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為是者乎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曰城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音為人父者必能認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認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第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音先生往說音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

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

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

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

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

陽膾

反古外人肝而鋪布吳

之孔子下車而前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二

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

聲指冠曰此夫

音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

枝木之冠

木過枝則多錯帶死牛之脅

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

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

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紫劍曠

反赤真目聲如乳

反如樹虎曰丘來前

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

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幾少

去長上貴賤見而皆說

之此上德也

知聲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三

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

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

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

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

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

將軍耻不取焉將

軍有意聽臣

臣請南使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

諸侯與天下更

平聲始安得不

上罷兵休卒收

養昆弟共

音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去聲而

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音可規

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

長大美好人見而說音之者此吾父母之遺

德也丘雖不吾譽平聲吾獨不自知邪音且吾

聞之好去聲面譽平聲人者亦好去聲背音而毀之

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四

恒民畜

不

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邪音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音栗暮栖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

積薪冬則煬音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

上聲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

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

與蚩尤戰於涿音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

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紂自是之後以

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

扶公反

衣淺帶矯

反

言僞行去聲以迷惑天

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五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

辭說

音

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上聲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音衛君而事不

成莊居反

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音則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道此患上無以爲去聲身下無以爲上人子

之道豈足貴邪音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怒齊不孝禹偏枯謂傳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熟

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上反其情性其行

去乃其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

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去聲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 六

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音文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音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七曹反鰥俾搖反而乞者

皆離去聲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音稅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

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可以為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反色又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

五日而已矣笑有不同若跖之笑無取也天與地無窮人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 七

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音悅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之所棄也反紀力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上聲車執轡

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徑見
跖耶音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
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
自灸又反也疾走料音耶虎頭扁音耶虎須幾不
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爲耆丈人而無人
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
而以此篇之履不攻而破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去聲無行則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

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

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

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

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
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爲子張問答子張之
意主於爲名苟得之意主於爲利蓋不爲
行言汝何不脩行以爲名利之媒乎蓋人

而無行則不信不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
人任不信則人任不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
名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有見
於義理之常然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有見
明是爲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
見若此苟得則以爲名利者不在於脩行
而在於無行往以爲名利者致富而多
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
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耻而多信以觀
之各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
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
也豈真一無所爲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
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見苟
得固不足論而子張學道於聖人之門其

盜跖廿九南華經卷七

言若此其亦干祿門道
之病有未盡法者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

臧聚曰汝行去聲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

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

謂宰相去聲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

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

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音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賊聚而比之以榮紂則作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其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盜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

賤也小盜盜鈞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成子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而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惑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子張曰子不為行去聲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上聲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湯放桀武王殺音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丁歷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故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之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一

於理不監本亦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去聲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扶鳥穴反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音下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然又是箇全無約束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二

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若直以天而為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去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面觀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一節立行也無勉而富不淫於富也無拘而富不雄其成也天謂與天相合之理此等說話與莊子所謂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知般若者於此辨得許女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音符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音洛意知下同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音去聲不足邪音耶意知下同去聲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音上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三

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興名而競利者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奈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乃之而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四

力有不能行耶或故推求正理為理東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其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主之人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者也此等與名就利之人祇見其有慘怛之疾怵惕之恐而已今也慘怛之疾與怵惕之恐其體休惕之恐與欣懼之喜不監於其心好亦不知苦亦不知但知為其所為而不

無足曰夫

音符下同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

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

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

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五

而樂音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去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去聲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變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平聲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

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
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
正謂證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解之言
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着然亦未見其
有超然而獨解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
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致自放於禮義之
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知爭何者無以故
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無以故
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者而不自以為貪其
爭其求則求其在者則棄其在者則棄
天下而不自以為貪則棄其在者則棄
夫有餘而不自以為貪則棄其在者則棄
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勞
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
而以騎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遠度而
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六

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
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
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已也若此者
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
賢焉則可以有名譽也聖人不名而天下之
名歸之有所與則非矣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
亦又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
耳營鐘鼓筦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

醪力刀醴禮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
亂矣佗音憤溺於馮音憤下同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音去欲富就利故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上聲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醺在
反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許業請
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七

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
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音冊以反
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
求之利則不得繚音卯意絕體而爭此不亦
惑乎

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絕甘甘怡
約以養其生繼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
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
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
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則其甚者也今富人

盜跖廿九

南華經卷七

十八

有言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噍於味其意則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而為業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而求登高山可謂苦乎貧財則數積而窮之求貪雖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積而窮之求澤則竭氣而天下之勢居靜則數積而窮之求不能舍可謂辱乎滿心戚戚焉樵悴形神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從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則亦安得省一旦患至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卑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

見利又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鑒意絕體而爭此賈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賈淺鄙理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無字集

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趣薄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去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反患之慕音左右曰孰能說悝音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去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去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去聲也使臣上說音大王而逆王意不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音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反頭突鬚必亦垂冠冕莫干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赤真目而語難王乃說悅音之令夫子必

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

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

巾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

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說劍三十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音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符音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

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

子休就舍待命令聲平設戲請夫子王乃校教音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

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

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

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暗音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各

反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徒音感反韓魏爲鈇音

反包以四夷裹音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

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說劍三十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

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音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

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

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

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聲庶人之劍臣竊為去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聲殿宰人上聲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說劍三十 南華經卷七 四

弊其處也

蓬頭謂不裹其頭故鬚髮皆突然而上指而反文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也曼胡纓寵聲讀言其辭艱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勢易將擊其勢必伏也設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如使虞敦匠之敦鋒劍尖也鐔劍刃也鐔劍口也鍊劍把也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作自愧者非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無字集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哺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揄音投袂反面世行原以上聲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

漁父廿一 南華經卷七 一

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平聲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平聲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鳴呼遠

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回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平聲乃下求之至於澤畔

方將杖屨音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苦代唾吐卧反之音以卒

相去聲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去聲學也孔子

再拜而起曰丘去聲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二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

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

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去聲之美也四

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

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

妻妾不和長上聲少去聲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

勝音任官事不治去聲行去聲不清白羣下荒怠

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

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音百姓淫亂天子

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

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三

謂將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

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反知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

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希意道音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去聲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音詐偽以敗惡去聲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

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

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應惡之
匿於心者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通無
善無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

所謂四患者好聲去聲聲經大事變更聲平聲易常以挂

功名謂之叨吐刀反專知聲去聲擅事侵人自用

謂之貪見過不更聲平聲聞諫愈甚謂之狠胡懇反

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

此四患也能去聲上聲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四

已

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
功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為已
有

孔子愀七小反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同此四謫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聲去聲迹而去之走

者舉足愈數音音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去聲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上聲下同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

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去聲惡去聲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

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

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上聲哭者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五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

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

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懽樂音洛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

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

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

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反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祿與碌碌同老子云碌碌如石沉泥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立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六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七亦船而去延緣葉間顏回還車于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去聲下同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

子猶有倨音倨傲五報之容今漁父補杖屨逆

立而夫子曲要平聲磨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

乎門人皆慙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

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

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音去聲

夫音夫符遇長上聲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

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

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漁父卅一 南華經卷七 七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音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終